

乡愁是一条大江

姚远

这个春天我沿着二三百年的长河溯源，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厚厚五十八册《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像一艘远航的大船，载着我和父亲回到长河的源头——诸暨姚公埠。

六七年前诸暨姚公埠两位负责修宗谱的长者，慕名寻访到宁波晚清文化名人姚燮故里——姚家斗。根据《暨阳浣西姚氏宗谱》记载，我们村姚姓是暨阳浣西姚氏的分支；诸暨姚公埠村重修宗谱，邀请我们村共同续修姚氏宗谱。村里长辈得知我正研究姚燮文化，就将诸暨姚公埠姚姓族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

我和父亲在清明节前踏上去诸暨姚公埠的寻根之旅。田野正返青，金黄的油菜花和嫩绿的麦苗是春天这场大戏的主角，沿路看到兰亭、枫桥、涓池、花园和朱砂这些诗意的地名，似乎是这个春天刚刚萌发的新意象，这样的春天适合一趟探访之旅。

日落时分我和父亲抵达姚公埠。

姚公埠村沿江而栖，150公里绵长的浣沙江，就是传说中古越美女西施浣纱之江。浣沙江上起初并无桥，姚公埠姚氏祖先置一渡船，方便大家渡江，小村就这样被称为“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就改名“姚公埠”。今天雄伟壮观的姚公埠大桥横跨浣沙江两岸，这座钢筋混凝土大桥长130多米，高15米，2000年由当地政府出资和民间募资100多万元建成。

姚公埠分上村和下村，狭长的村落布局像一条古老时光里的春纱，轻轻飘落在江岸边，紧依浣沙江绵延六七里……姚公埠是个大村，现有1500多户人家，3800多村民。姚公埠是历史悠久的水乡古村，穿越千年光阴，“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的繁华盛景已随江水远去，当年会馆、钱庄、店铺和茶馆传出的买卖吆喝、丝竹管弦，这些喧闹的市声也渐渐遗落在时光深处……

1834年秋冬，晚清宁波诗人姚燮和祖父丹峰老人到姚公埠寻根祭祖，当时姚公埠已呈“一村千家，一姓无异族”之蔚然盛景。

姚燮《复庄诗问》卷七《过诸暨姚公埠六章》有记，“自高祖大嗣公迁居镇海，生曾祖禹文公兄弟二人。禹文公之逝，先大父

丹峰公尚少。既长，欲编葦家乘，而大父兄弟行六人，皆不知祖所自出。嗣是，先大父凡于同姓聚于之地，辄躬索谱考证之，竟得之暨阳之姚公埠。”始迁祖大嗣公于宁波镇海生根落脚，繁衍生息，丹峰公欲编家谱，却不知祖上从何处迁来，其父禹文公又早早离世，丹峰公到处辛苦寻访，最后获知是从暨阳浣西所迁。

就像一条河流总有它的源头一样，一个姓氏、一个家族也自有它的来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望身后渐已湮没的光阴。从姚公埠始迁宁波的先祖大嗣公，离开这里已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了。大嗣公生禹九和禹文两子，这“禹”除姓氏外，更意指大禹。《史记·夏本纪》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大禹病逝后葬在绍兴会稽山麓，大嗣公为怀念故土并希望儿子像大禹一样有大作为，就将“禹”字用于其子之名。

《暨阳浣西姚氏宗谱》记载，我们是大嗣公次子禹文公的后人。我祖母在世时，常提起祖父儿时跟着大人，从屋后小浣江坐船去慈溪姚家走亲戚。祖母所说的慈溪姚家，同时又似乎指镇海三北路驼桥一

带。这一堆地名有点复杂错乱。查阅资料和请教专家后，基本可以确定当年慈溪姚家即今天镇海浣溪姚家。由于慈溪、镇海行政区划划分之故，新中国成立前浣溪姚家属于慈溪，后来这个地区归属镇海。大嗣公自姚公埠迁至宁波后，几经辗转，由镇海县城迁往附近浣溪，次子禹文公随后从浣溪再迁到今天小浣江边的北仑姚家斗，当年浣溪还有亲人，所以直到我祖父这代，族人还常去浣溪姚家走亲。

五年前潇潇梅雨季，我去浣溪姚家寻访，姚姓的村支书热情接待了我。浣溪姚家背山临水，绿野阡陌，鸡犬相闻，几百年前的祠堂还在……这个小村只有十九户人家，据说每“扩展”到二十户时，这个村子总有一户人家要着火，所以一直保持着十九户，这个村子也被称为“姚十九”。我无法考证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猜测如此状况该不会是姚公长子禹九后人所为吧，或许他们强调“九”这个数字，只为记住自己是禹九公的子孙。

时光把我带向大江的源头，夕阳下，我和父亲在姚公埠浣沙江畔漫步，落日余晖像水墨晕染，宽阔的江面轻漾着橘色的暖



舞步

胡延松 摄

意，鳞波闪闪，汽笛声声，一江碧水浩浩荡荡东流而去……

浣沙江畔杨柳依依处，是姚公埠古渡口，也是当年姚燮和祖父告别姚公埠上船的地方。他们在姚公埠停留十一日，临别时泪湿衣襟，“亦知难竟留，未忍舍之归。依依拜诸父，惻惻情返回。上寿不过百，白发多衰颓。颇愁他年来，益我怀旧思。日出江已潮，津鼓隐催催。”当年的场景似乎又再现我们眼前：

姚公埠族人送别姚燮和丹峰公祖孙到浣沙江边，姚燮拜别族人，依依不忍离去……江上寒风漫卷，古渡船鼓声声，此时一别，山遥水远，不知何日能相见？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和父亲到姚公埠寻访，凭吊时光深处的那一抹乡愁。浣沙江畔，古渡口边，晚风拂柳汽笛远，“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一种叫乡愁的心绪，总这样无端惹我伤感。

来到姚公埠凤山公祠，暮霭沉沉里，祠堂内那些沉寂的老房子，即将散架的木窗散发着凝重的气息……老树浓密的枝叶下，透着缕缕幽暗的旧时光。

翌日清晨，乡村旅馆的后窗外盛开着大片大片油菜花，清新又热烈，炫目的金黄色一直铺到远山边；窗前的浣沙江浸润在霏霏雨丝里……青山绿苗油菜花碧蓝的江水，这景象实在太熟悉，“这里怎么和我们老家姚家斗这么相似？”父亲的话突然惊醒我，挥别姚公埠前，我和父亲伫立在如烟似雾的春雨里，目送绵长的浣沙江水默默东流，古渡口杨柳依依……

楼毅

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想起了阿奶——我的奶妈。自小叫惯了，直到十七八岁时，忽然感到这叫法有点不妥：这是旧时南方家庭对雇佣奶妈的称呼。母亲说，还是叫阿姨吧！我就改口了。母亲是清末举人府上的大家闺秀，阿奶是农家女，这叫法自然就有其出处并延续下来，不光俗旧，我觉得还有点尊卑之嫌。但儿时已成的习惯，每当遇到或想起她，脑袋里最先冒上来的仍是“阿奶”，只是话到嘴边，脑神经另一条指令明确而迅捷地抵达，主导了发音，于是颇有不自在地叫了声“阿姨”。

每每想起“阿奶”，心底流淌的是温暖和亲切，如同想起了母亲。而改叫“阿姨”总觉得变了味。就这么，心口不一地矛盾着，只是后来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今晚，是阿奶小女儿素珍儿子的婚礼。现在，同桌对面坐的就是大女儿杏素，与我吸着同一乳汁长大的女子。杏素大我几个月出生，阿奶断了她的奶来喂我。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五岁，没有奶水，那年代奶妈是奢侈品而雇个奶妈并不贵。我家为了养我，她家为了生计，而阿奶的丈夫恰好是我妈所在中学的工友，阿奶就来了我家。从此，两家结下了缘分。杏素理应是我的贵人，我的整个哺乳期，都是她们母女的恩赐！

阿奶十八岁来到我家，我断奶后，又带了我两年，直到我进幼儿园。以前母亲经常说起，我小时候吃饭非常不安分。一段时间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吃几口便往操场上跑。我在前面跑，阿奶在后面追，追上喂一口，又跑，她在后面又追。就这样喂着跑，跑着喂，直到一顿饭喂完。后来，阿奶留城进了纺织厂，家也搬到城里。几十年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没断过，母亲待她如亲人，她待我胜过儿子，我们视同家人。

在我写完这段回忆当晚发上“家人群”后，清晨见到姐的跟帖：“想起阿奶更想念妈妈，想起妈妈的品德，侍佣人如姐妹事事照顾，以致后来她们全家都在宁波落户，当时户口就放在我们家。阿奶待我们姐弟俩也像亲生一样。我也吃过阿奶的奶水，是偷偷的。小时候，每次到阿奶家总把我俩的肚子撑得圆圆的！想起两位苦难的妈妈泪水就止不住！”

年少时阿奶留给我最深的印记，是她家似乎总有吃不完的乡下土产，吃不完的番薯、芋艿、麻糍、炒豌豆、花生、南瓜子……后来才知道，她是我们去时才拿出这么多东西，那个年代物资极匮乏，她的四个子女平时可没这待遇。

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被错打成“右派”，被教育部门开除公职，送到

劳改大队，去了梅山岛盐场筑海坝。

在那个年月，“右派”帽子是一种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亲朋挚友偶然相遇，有的也唯恐避之不及。

阿奶出身贫农，又是产业工人，那个年代她家的成分“红”得响当当！凄风苦雨的岁月，亲戚、朋友、邻里被要求与我们这个“四类分子”家庭划清界线，而阿奶却一如既往，未见丝毫改变。照样，她与母亲无话不说，一来就唠嗑半天；逢年过节，我们的瓜子、花生、麻糍也未间断。“阶级”与她，政治与她，似乎毫不相干。这炎凉的世间，她给我们留住了一方平等和自尊的“飞地”，她让我们幼小的

心灵，感受到周遭尚存的一丝温情。记得小学停课“闹革命”，得悉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小学毕业不能继续上初中。那时父亲已“解教”回城，考虑以后谋生，他让我去建筑工地，师从木匠学手艺。一年多后，我离开师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阿奶家打套家具。有被褥、五斗橱、床头柜和桌椅板凳等。也只有她，肯把家里好不容易积攒的木料，放手给一个14岁的小木匠练手。当我花了三四个小时，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完成活儿时，她是那么的惊喜和兴奋。向邻里、向亲戚朋友到处夸耀她“儿子”的手艺，多年后，还时不时地向上门的客人介绍摆在家里的“儿子”作品。我感觉到，她是打心眼里高兴！

二十多年前，在我母亲病逝的前一年，阿奶死于一场噩梦般的车祸——她去学校接回素珍儿子的路上，一辆邮政车直愣愣地冲向路边把她撞倒。当时开车的是一个没驾照的搬运工人。原来，是那搬运工趁邮政车司机离开，他竟擅自开着玩，一时慌了手脚，直到撞墙了还踩着油门。在生死攸关的瞬间，阿奶拼死推开孩子，外孙逃过一劫……

惊闻噩耗，我从外地匆匆赶回家乡。记得是在第一医院地下室，见到了阿奶最后一面。四周阴冷潮湿，刺目的白炽灯下，她静静地躺在灵柩里，面容安详。在粗硬的水泥地上，我长跪不起，痛彻心扉！

之后，两家的走动少了许多。但逢年过节每次回家乡，还是常听父亲说起，杏素来过，素珍一家也来过，他去看了吴××（阿奶的丈夫）……

缤纷热闹的婚礼已开场，新人缓缓行步于红地毯上，当年死里逃生的孩子如今已成英俊挺拔的新郎。主婚人的语音震耳欲聋，猛然回神，我却泪眼迷蒙。

席间，杏素举杯走了过来。“小×”（她习惯叫我小名），“我们这么多年了！”在婚宴的噪声里，从小就寡言的她，声音很微弱，似乎有点哽咽，我发现她的眼圈也是红的。

我们互相碰了碰酒杯。这个时候，我想她一定也想到了她的母亲，我的阿奶。

我的生活需要一树桃花

(外一首)

原杰

蜂巢采不走粉红 妆扮慢慢褪色的生活
寒风吹不散幽香 安慰渐渐冷漠的心灵
雨中桃花展开小小的手掌
等待确认 能否握住活泼清纯的心

蜂巢紧贴花蕊恋恋不舍
当它们抬头时 翅膀闪亮目光晶莹
雀鸟的羽毛越来越鲜亮 需要揣摩
它为何叫了一声 换个姿势又叫了一声

月光下 星辉里 甚至黑暗中
我需要一树桃花 一朵一朵的真实
初恋 承诺 一滴露水赎回的真真

生命中最鲜亮的部分 羞涩而又热烈
世袭雨水痛快淋漓的痛情
桃花灿烂 我的日子便不再苍白平淡

这个下午的一半属于委屈的桃

气温升高 空气中的热情持续膨胀
一群蜂 边分送喜悦边慌乱集合

细枝竖起嫩叶谛听
春雷如约在正午爆响
桃飞快睁眼 却遭雨水冰冷敲打

猝不及防总是突袭预期
桃花盛开 需要晾晒明亮生活的阴暗面
蜂蝶围绕 却始终不肯载你飞天翱翔
双手绑架不了内心深处的影子
前世约定 终究无法代替今生的应答

这个下午的一半属于委屈的桃
另一半属于游丝飘荡蜂蝶无语的思想
选择在灿烂的桃花前痛哭初恋
这是陷阱 一对对男女前赴后继 乐此不倦
天空豁然开朗 思维开始爆炸

□诗歌

我和我的海军

——献给人民海军成立七十周年

胡荣誉

我和我的海军
一刻也不能分离
虽然我已脱下军装
永远是你的士兵
无论我走到哪里
身上依然海味浓浓
我驰骋过万里海疆
我驻守过南海礁盘
海鸥翩翩
浪花朵朵
大海里留下我的誓言

注：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

啊 海军
我最亲爱的海军
无论我走到哪里
永远等待你的召唤

航迹上写满我的忠诚
国旗猎猎

不要愁老之将至

桐间露落

很喜欢朱生豪的一段话：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照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真是温柔缱绻，熨帖人心。然而人之常情，说到“不要愁”的时候，心里已经在犹疑了。我年少时常觉得若能如流星般惊艳人间，胜过年迈体衰，缠绵病榻，惹人厌憎。日子过着过着，猛然发现自己已然是芸芸众生中庸常的一个，做不出轰轰烈烈的大事，逃不脱按部就班的生活，盘算着油盐酱醋，操心着孩子教育，一天天消磨着生命，渐渐也步入中年，看得见老年的影子了。

什么样的老年生活可以称为惬意？认识一位长者，将至耄耋之年，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和老伴蹒跚情深，相依相伴。他是

退休教师，经济方面自给自足，晚年生活无忧。日常喜欢书法，又有一班同好不时雅集，十分惬意。更难得的是几个子女都孝顺，且有出息，轮流带着老两口各地游玩，这些年游遍了欧美各国。在国内更是说走就走，随时自驾来一次短途旅行。每每在朋友圈里看到老人家的生活境况，我都感慨且羡慕。

还有一位老先生，年过古稀，人却“潮”得很。时尚前沿的新款手机、电子产品，都很愿意尝试，衣服也颇为时髦，全然不像多数老年人只穿暗淡颜色。他爱旅游，还爱写作，经常有文章见诸报端。他收藏了许多古灯，专门建了一个博物馆。他将收藏的民国课本重新校订，结果也出版。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到老保持一颗童心，我觉得他的生活也是充实而幸福的。

也曾见过很多老人，追求的不过是一份生活的宁静安逸而不可得，或经济窘迫，一把年纪仍

然劳碌不已，或俯首甘为孺子牛，养大了儿女又要带孙辈。

为儿孙所累的老年人真不在少数。如今的年轻人忙于工作，他们的孩子大多数由家里的老人来带。对于喜欢孩子的老人，儿孙绕膝是天伦之乐。对于有的老人而言，看孩子是件累人的活。曾在公园听一位老人诉苦：“如今带孩子讲究太多了！从奶粉的选择、冲泡方法，再到碗筷的消毒，儿子儿媳都有要求。很多习惯和观念不同，一天忙到晚，还天天受埋怨。”还有一位则吐槽儿媳二胎：“好不容易老大上小学了，又要从头再来照顾小的，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老话说养儿防老，但在当下语境里，这已然成贬义词。我们这一辈人，都愿意把最好的给孩子。常听朋友说，对孩子一无所求，老了有退休金，不指望孩子养老。似乎想要孩子养老是在道德上绑架了儿女，会拉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但见了身边不少例子，我私心觉得，老

年生活质量如何，和儿女真有很大关系。先说经济方面，儿女有出息，就不会啃老。若有出息又孝顺，反哺父母，那么老年生活必然更潇洒一些。

再说精神生活，为了不给孩子添负担，很多父母不但不要孩子孝敬，还经常补贴孩子。那么他们不需要孩子养老吗？我想，如果我老了，在精神上一定非常牵挂和依赖女儿，一定希望女儿“常回家看看”，以抚慰心灵。人是需要感情浇灌的，亲情之间，血液于水，是牵挂、是温暖、是时光深处彼此的惦念，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我们的生活才多了温馨，天伦之乐是友情、爱情甚至事业成功都无法代替的。

如今生活比以前丰富多彩了很多，在公园里，随处可见吹拉弹唱、自得其乐的老人。我的工作中也常接触一些老人，他们中很多人还是非常洒脱的，对于生活乐呵的时候就尽量乐呵。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已经是这个年纪了，没有啥顾忌的，放开心怀，找个爱好，交些朋友，只要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好。

不要愁老之将至。我们每个人从朝气蓬勃、靓丽无比，到逐渐衰老，都会留下许多的情感交织。能够平静安逸地走完人生之路，就是一件幸福的事。